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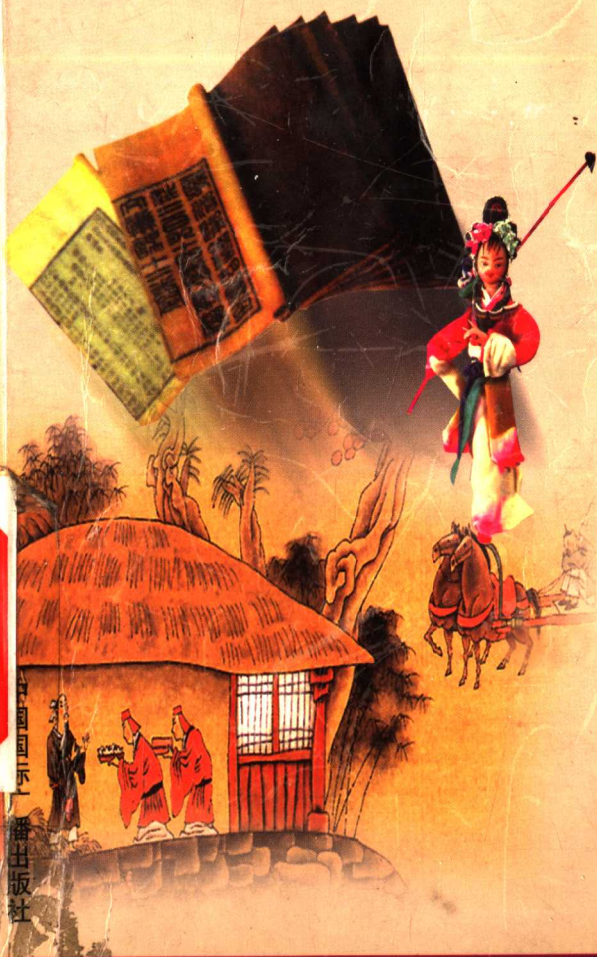
纵览中华历史长卷 荟萃百家名篇经典
SHAONIANBIDUWENXUEGUSHIJINGXUAN

少年必读 文学故事精选

下卷

侯书森 张瑞玲 / 主编

中华古典篇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少年必读文学故事精选. 中华古典篇 / 侯书森, 张瑞玲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2000. 10

ISBN 7-5078-1896-9

I. 少… II. ①侯…②张… III. 古典文学 - 中国 - 少年读物 IV. I206.2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69509 号

少年必读文学故事精选

主 编	侯书森 张瑞玲
责任编辑	胡杏天
版式设计	王 可
封面设计	李 栋
出版发行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(68036519 68033508〔传真〕)
社 址	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(国家广电总局内) 邮编:100866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宏飞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800 千字
印 张	26
版 次	2000年10月北京第1版
印 次	2000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78-1896-9/G·846
定 价	40.00 元

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(如果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《施公案》

阅 读 导 航

《施公案》是一部晚清侠义小说。作者不详。作品从主人公施仁纶（即施公）上任开始至官通洲仓总督为止，全篇为连续不断的审案和剿寇。故事情节曲折复杂，突出宣扬惩恶扬善的思想，在当时有很大影响。书中的主人公施仁纶，人们称赞他“聪强果决，摧抑豪猾”，说他的秉性“峭直刚毅，不苟合，不苟取。……凡民有一害，必思有以除之；有一利，必思有以兴之。”因其政声颇著，流传许多其替民办案、平反冤狱的故事。甚至还有人把他比之为宋朝的包公、明朝的海瑞。此书以史实为本，以民间传颂，遂衍化为文学作品，而且像滚雪球一样地越滚越大。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，你添一枝，他添一叶，后来经过众口的传说，经过评话家的加工，经过戏曲家的剪裁结构，再经过小说家的修饰，使得内容更加丰富，情节更加精巧曲折，人物更有生气。鲁迅先生曾说《施公案》是“侠义小说的先导”。

哑巴上堂伸奇冤

一天，有个名叫武二的哑巴前来县衙告状，告的是一个名叫周顺的人与他妻子成奸私合。哑巴跪在堂前，只见他两眼流泪，急得搓手抓肚拍心，又指指口，摇摇手。站立两侧的众差役谁也不解其意。施公说：“众位不用着急，本县我略懂哑语手式，不妨由我试问他一问。”于是施公用哑语手式问：“武二，方才你抓抓肚子，是自恨不会说话；拍拍心，是说心里明白。只要你把手式打得准，本县就立刻替你审理案情。”哑巴心中暗喜，连连叩头。施公问：“本县问你，你家住何处？”哑巴见问，用手向东一指。施公说：“东关以外，对不对？”哑巴点点头。施公又问：“什么地名？”哑巴用手指满地乱画，施公吩咐给他纸笔写来。哑巴接了，立刻写完呈上。施公说：“家住双塔寺。”哑巴点点头。施公问：“只你一人，父母手足全无，是不是？”哑巴点头。施公叫声：“武二，一会儿本县叫周顺夫妇上来，不许你多嘴、打手式！”哑巴点头。施公吩咐把周顺夫妇带上来。叫道：“周顺，你与武二认识不认识，是什么亲戚？快说！”周顺心里打了个主意，张口答道：“我们是姑舅亲。”施公听罢，微微冷笑，说：“本县再问你，你与哑巴武二真的是姑舅亲么？”周顺答：“真的是姑舅亲。”施公放缓口气，问：“你这门亲戚，你女人知道么？”周顺说：“老爷，小的与武二是表兄弟，千真万确，小的女人岂有不知道之理？”施公说：“既然是真的姑舅亲，你女人自然知道。一会儿叫你女人上来，不许你开口！”

施公叫那女人上来跪下，问道：“本县要问你，刚才你丈夫

说，你父母双亡，田宅花尽，你哥哥武二不成器，胡闹。你说这是不是真的？”那妇人答道：“小妇人出嫁六年，我哥哥口不能言，自幼哑巴。”周顺听见，在一旁多言起来。施公动怒，吩咐打嘴。只听乒乒乓乓一阵，打得周顺血水淋漓。施公这时又对那女人说：“你妇人家不用胡思乱想，要实诉真情，本县自有公断。你要听真，一会儿本县要问哑巴武二，不许你多嘴，如若不听，将和周顺一样挨打。”那妇人跪在一旁不敢言语。

施公打着手式用哑语问哑巴：“武二，本县问你，不许撒谎，周顺是你什么亲戚？”武二摆手摇头。施公问：“你与他 not 沾亲不帶故？”武二点点头。施公把手一指，问：“那么，那个妇人与你是什么亲戚？”武二听了，用手指那妇人，又指指自己，然后将两手第二指十字架儿反比比；又把身子仄倒，将手比枕；二人同床共枕之相。又起身抓抓肚子，拍拍心口，急得哇哇连哭带诉。

施公见此，带笑道：“武二，本县知道了，你用手指指她，说你们不是兄妹；又把手指头十字比比，这是说你们是夫妻；躺在地，你们是同床共枕之人；抓抓肚子，是不能说话；拍拍心，是心里明白。你的冤情，别人不知，本县猛省！是不是？”

哑巴听了，登时泪流满面，拍着胸膛，又指指施公，又往外朝上指指天，又连叩了几个响头。施公深知他心里是说：“指指天，指指官，言官可比天，判对了。”

施公又问：“不用比划了，那妇人是你妻子。本县问你，现有丈母没有？”武二摇头。施公问：“有丈人吗？”武二点点头。施公说：“你既有丈人，岂不是有了活证据，这就好对证了！”说罢大笑，吩咐差人跟了武二去，立刻去传他丈人。周顺与那妇人见此，登时变了颜色。施公看得明白，吩咐将他二人押去收监，令小心看守。

且说公差押了哑巴武二的丈人来堂跪下。施公看那老人，面

目苍老，形容瘦弱，须发皆白，色如银丝，年纪花甲，面目慈善，就和颜悦色问道：“老人家，你是哑巴武二的什么亲戚？”老人说：“哑巴武二是我的女婿，同村居住，情好结亲。他的父母亡故，我无奈，就招他上门。只因女儿不甚贤惠，恨他不能言语，私下偷逃，不见踪影。哑巴心急，跑来告状。今蒙老爷传唤我进城，叩求老爷判明情由！”

施公笑着说：“不必着急悲伤，本县问你，家住哪里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老人回答道：“小人住双塔寺，名叫鲍君美。”施公说：“有个周顺，你可认得么？”老人说：“周顺乃是小人的内侄儿。自从女儿私逃，至今也没有见过他。”施公一听大怒，把周顺并那妇人提来，大声道：“周顺，快把拐骗成奸之事说来！”周顺见此，只得如实招认：他姨妹嫌弃哑巴，二人便通奸私合，要成夫妻……妇人听了，一一认同。

施公写了供，让周顺与那妇人分别画了押。定罪已毕，吩咐把周顺打了二十大板，拖起跪下。施公说：“周顺，你欺侮聋哑人，与其妻通奸，恕你不死，收监，伤好充军！”接着又吩咐把那妇人打了十五大板，以示惩戒。哑巴见打又求起情来。打完，施公说：“鲍君美，武二，你们翁婿听了！将此妇人带回家去，切莫招闲杂人等来。日后久而知羞，改邪归正。去吧！”鲍君美和哑巴武二再三叩谢，三人出衙而去。

问案审讯土地神

一天，有个告状喊冤的人来到江都县衙堂下。施公说：“你有什么冤情，尽管说出。”那人口称：“老爷听禀：小人今出无奈，

舍命告土地尊神。小人家住县城以外桃花村，名叫李志顺；妻子就是本村王氏之女。自幼联姻，父母亡故，又无兄弟儿女。因家境贫困，无奈何出外经营。小人有个开药铺的亲戚，留小人学生意。苦苦地干了三年，积攒了五六十两银子。小人牵挂妻子，便辞职回家了。回去那天，仍扮作讨饭之人。那日到家，要试试妻子的心肠。小人走进土地庙内，四望无人，就把银子埋在香炉之内，交给本庄土地神看管。回家后见妻子苦苦守节度日。第二天到土地庙香炉中去取银子，未料银子却不见了。小人没了办法，就来告本地的土地尊神。叩求青天大老爷判明。”

施公不听还罢，一听禁不住笑了起来，两班衙役，也都个个抿嘴。施公说：“李志顺，你的银子交与土地神，虽无人见，那神是泥塑的，就来胡告，本该打你嘴。但今日先准下你这一状。你且回去，明日在庙中伺候，本县要去审土地。”李志顺答应，叩头出衙而去。

第二天，施公吩咐前往土地庙审事，下堂上轿，人役马夫，前呼后拥，不多时就来到桃花村。本地的地保跪迎轿前报名道：“东关里地方王麻子，迎接老爷！”施公下轿，决定仔细看看破绽，尔后再升公座。

施公来到土地庙中，抬眼看看上面：供奉一位土地神，左右侍立二位小童。供桌以下，左判官，右小鬼，并无别的陈设，只有一个大香炉。施公看罢，心里纳闷儿道：“这事全无题目可做，怎么是好？”不得已转身出庙，升了公座，吏役人等，左右侍立。这时，四面围了许多前来观看的男男女女。

施公往四下里看了看，突然将脸色一变，说：“本县现在要审土地神，快把告土地的李志顺叫来！”并吩咐把庙内的土地神抬出来听审。众役答应，立刻把位泥塑的土地尊神抬出。

施公故意做腔拿势，对着土地，带笑把手一拱，说：“施某今日惊动老兄了！请老兄休要见怪，我们都为民情。我是知县，

你也是一方之主。我与你居官一样，阴阳一理，原无二致，所事不过管辖百姓，公判民间冤枉。请问，本村李志顺回家，将银子埋在香炉中，老兄就该留心照应才是，为什么被人窃去？为什么知情不举？你既为守主，我则作表文，升天参事，你可不要后悔。”

施公正在说着，忽然听见众人之中，有人冷笑一声说：“真真捣鬼，分明是哄愚人。”施公一听怒道：“什么人说话？带他过来！”衙役即行到众人内寻找，将说话之人带到公案前跪下。施公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？名叫什么？你笑本县是哄愚人，想来偷银子的你必知情，从实说来！如不招认，立刻处死。”那人连连叩头，道：“老爷，小人叫刘二。因见老爷审问土地神，小人不觉失笑，小的该死，叩求老爷宽恩。”施公顺势追问：“你如何知道土地庙内有银子？”刘二说：“小的是李志顺同村之人。那日晚间，李志顺回来，酒店相遇，我上前问候他，他不理，小的气忿不过，随后即跟他去。他夫妇夜间叙悄悄话，小的知道了他的银子在香炉内，便立即到庙中将银子取了。现听说李志顺在老爷面前状告土地神，且老爷已准了他的状，今日亲自审问土地。小的将银子带来，分文未动。”刘二说完即把银包呈上。

施公吩咐叫李志顺上前，打开银包，查过银子数目，果然分文不少。施公当下对着李志顺大怒道：“你今日拿到了银子，本县问你知罪不？可恼你不念夫妻真情，反怀疑心，才有失银之故，理应重处。那刘二虽然偷银，可原属气愤戏弄，盗听私语，本该重责。但本县念你们都还愁实，故只罚你二人立即言归于好，共同修理土地神庙。”李志顺、刘二两人叩头谢恩。施公吩咐打轿回衙。

施公审问土地神之事，实属不得已。既为民的父母官，不能不为民分忧。失银无证，从何处追问？岂不知泥塑的土地神焉能说话？可是借了审土地之名，始引得刘二道出真情，终于了结了

此案。可见施公为民用心良苦，不愧一位清官。

斑鸠哀鸣平冤案

一天早晨，施公正在吃早点，忽然一对斑鸠飞进屋内，在施公头上上下下盘旋，哀鸣不止。

施公心中好生疑惑，忙叫来张才、李勇二人，让他俩追随斑鸠出去，沿途见到可疑之人，速速拿来。

二人刚出去，施安进来呈上张状纸，原来是柳溪村三官庙道士王紫霞替师父赵无清鸣冤，状告新任山阳县知县将他师父屈打成招。施公猛然联想起斑鸠哀鸣，心想，莫非又是一桩冤案？

他马上命李公然和贺人杰一道到柳溪村私访。他俩通过打问，得知当地有个庄主叫樊洪，是山阳县的武举人，一向横行乡里，他有个总管叫林魁，武功高强，深得樊洪赏识。林魁仗樊洪的势力，整天无恶不作。

夜间，李公然和贺人杰潜入樊家刺探情况。忽然他俩听见东屋有人说话，于是跃上屋顶向屋里观看，只见屋里反绑着两个人，定睛再看，原来是出来追斑鸠的李勇和张才，二人正商量如何逃离樊家呢。

李公然进去将二人松了绑，问他俩为何落入樊洪之手。他俩知道此地不是说话之地，便出来找了个僻静的角落，将前后经过说了一遍。

原来李勇和张才奉施公之命去赶斑鸠，赶到柳溪村，不见那两只斑鸠了。正在这时，迎面披头散发跑来一女子，后面一铁面大汉紧追不舍。张才、李勇拦住大汉，怎奈他俩不是这大汉的对

手，三拳两脚便被大汉打翻在地，被后面来的庄丁捆了个结结实实，那女子也未能逃脱，三人被押往樊家。到了樊家，他们才知道那大汉正是林魁。

李公然和贺人杰听完，气得咬牙切齿，恨不得即刻擒住这两个恶霸，将他俩千刀万剐。尔后，他们继续在房上各处探听。来到后面上房，见屋内灯光通明，他们便爬在房檐上听屋内的动静。

只听一个丫鬟说道：“老妇人，您成日烧香念佛，一片善心，但愿能保佑小员外樊公子平安无事。”

老妇人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听说今天又抢来个女子，还锁在屋里，照这样下去，我这老命也要断送在儿子手里了。”

丫鬟说：“小员外今天还顾不着这个女子，今晚他正和庄南刚死的锡匠家那个冯氏在一起。说起来，这宗事他们做得也太狠了。前些日子锡匠有病，小员外就和冯氏好上了。后来锡匠病好了，小员外就让林管家施了一条毒计，让冯氏告诉她丈夫，说他病时，冯氏曾许愿丈夫病愈后要到三官庙烧香。这庙后面茅房前有一座坟头，林管家就在那里等她。”

老妇人问道：“等她到底要干什么？”

丫鬟说：“这是他们商量好的计策。冯氏烧完香，对人说要到后院去解手，她解下裙子搭在坟头上，等出来时，发现裙子不见了，她也不找，当着众人哭着就回家了。到了晚上，有人敲锡匠的家门喊道：‘我是来送裙子的。’冯氏让丈夫出去取衣服，不料锡匠一出去就被割了头。冯氏告到县衙，说白天在庙内丢失裙子，晚间丈夫就被人杀了。知县怀疑是庙里的长老赵无清所为，当下派人到庙里查访，在后院坟头附近挖出用冯氏裙子包裹的锡匠人头，这下知县更认定长老是凶手了，便对他严刑拷打，长老只好违心招认了。这时，长老有个徒弟募化回来，听说师父蒙屈含冤，已告到施大人那里了。那冯氏听到风声，就躲到小员外房

中，还准备近日成亲呢！”

李公然等人在房上听得真切，他们这时才知道那长老果真冤枉。接着他们又来到东厢房，屋里一男一女正在对话。

那男的说：“冯美人，纵然那施不全断案如神，料他也不会想到你在这里，只管高枕无忧吧！”

那女的说：“樊员外，听说今天抓来两个差役，别心慈手软，免得夜长有变啊。”

那男的说：“放心吧，我已通知林总管，三更时分结束他俩的小命！”

李公然听到这里，心想：“好一对狠毒的奸夫淫妇！”随后，一个箭步冲进屋里，朝樊洪腿上猛砍两刀，他已动弹不得。这时贺人杰、李勇和张才也来到屋内，将樊洪和冯氏捆绑起来。

再说林魁，听见外面有动静，便直奔东院，不见李勇和张才，急忙到后院向樊洪报告。迎接他的是刀光剑影，纵然林魁武功高强，但他一人终究抵挡不了李公然等四人，混战中，胳膊被李公然一刀刺破，接着双腿又被贺人杰的金钱镖打中，“扑通”一声栽倒在地，只好束手就擒。

这时，众庄丁蜂拥赶到，李公然大声说道：“我们是奉施大人之命，特来擒拿樊洪、林魁，现在他们二人连同淫妇冯氏一并拿到。你们是良民，这事与你们无关，只求你们一件事，速将昨天抢来那女子放出来！”

不多久，几个庄丁将一个女子领了出来。李公然一问，才知道这女子昨天出门走亲戚，路过柳溪村时被林魁抢到庄里，至今她父母还不知道呢。李公然命李勇、张才星夜将这女子护送回去。

第二天，李公然和贺人杰解押樊洪等三人来到总督衙门。李公然向施公禀明了前后经过。施公一面差人传出阳县新到任的知县过来，一面让人将樊洪等三人带来。等三人到齐，施公严加审

讯，三人一一招供，根据当时律例，三人均受到相应惩罚。

一会儿，山阳县知县也来了，施公将其就地免职。之后，施公传王紫霞和他师父到堂，当众为这位受尽皮肉之苦的长老平反，师徒二人倒地拜谢，感恩不已。这时，施公又突然问道：“王紫霞为师父鸣冤那天早晨，有两只斑鸠在本官房内哀鸣不止，叫人心碎，似是已通人性，替人鸣冤。你们师父二人，能否为本官一释疑虑？”

师徒二人苦思良久，终于想起来了。几年前，有一对斑鸠经常栖息在三官庙的白果树上，有一天，其中一只被流石击伤翅膀，掉在庙内。长老将它捡起，好生喂养，个把月后，伤已养好，长老又将它放飞出去。没想到这两只斑鸠已通人性，等长老被人诬陷入狱后，它们竟然一改婉转的歌喉，逢人都要哀鸣几声。不意间，飞到施公的房内，为长老昭雪提供了线索。

《彭公案》

阅 读 导 航

《彭公案》是一部长篇公案小说，产生于清朝末年。作者贪梦道人，原名杨挹殿，福建人，能诗，作品除《彭公案》外，尚有《永庆升平后传》一百回，其他事迹及生卒年月不详。

《彭公案》于清光绪十七年（1891）初刊，一百回。后又有《续彭公案》八十回，《再续彭公案》八十一回，《三续彭公案》八十回。

《彭公案》里的中心人物彭朋，实为康熙年间的彭鹏，字奋斯，号无山，又号古愚，福建莆田人。当时为广东名官，有一定政绩。彭鹏的故事，在民间早有流传，但大都出于附会，并非事实。

《彭公案》故事大体分四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写彭朋出任三河知县事；第二部分写彭朋升任河南巡抚事；第三部分写彭朋奉旨查办图谋叛乱的大同总兵傅国恩事；第四部分写彭朋领命平息西夏王犯境事。其中，最主要的精华在第一部分。彭朋上任时曾自言说：“我蒙圣恩

授三河县令，定要为国尽忠，为民除害，上报君恩，下安民业，剪恶安良。男子汉大丈夫生于世间，须是轰轰烈烈做一番事业，落个流芳千古，才称一件美事！”

彭朋就任后，曾多次不顾个人安危，微服私访，审理案件，严惩了恶霸豪强左青龙、武文华等，任有权势的人说情威胁也不动摇。任河南巡抚、查办大同及西巡途中，也一路察访民情，剪邪除恶，所以受到百姓的欢迎。朝廷称其贤能，御赐“如朕亲临”金牌、还送他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。《彭公案》能够在民间广为流传，这当是第一个原因。

其次，《彭公案》同《施公案》、《三侠五义》一样，是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合流的作品，书中写了李七侯、张耀宗、欧阳德、黄三太、杨香武、石铸、马玉龙等许多豪侠，这些豪侠武艺高强，各有绝招，又见义勇为，嫉恶如仇，实际成了彭朋办案和平叛的主要力量。他们安良除暴、为国立功的思想与彭朋相吻合，成为正义的代表。有了这些人物的活动，使得故事不同于一般的文官办案，具有了文武结合的特点，因而也更加紧张激烈，富有传奇色彩，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理。书中还穿插写了赛尔墩与黄三太比武，黄三太打虎救驾，钦赐黄马褂，杨香武不服黄三太独领风骚，三盗皇帝的珍宝九龙杯，大显神技等情节，虽然与主体内容联系不大，但充满情趣，展示了豪侠的智慧和力量，给人以精神上的享受。这是《彭公案》广为流传的另一个原因。

《彭公案》在民间广为流传，受到欢迎，还有一个

原因，就是它情节的曲折变化、跌宕起伏和语言的通俗明了。它的故事都不是单线条的，擒拿一个恶人，常常是将要拿住时，又逃脱掉了，或是一伙恶人逃脱一个或几个，继续追拿，引出另一串故事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吸引读者一步步读下去。增强了故事的感染力，也使全书结构前后呼应，贯穿一体。查办大同和西巡途中所遇的事，大都案中有案，且与最后事件有联系，就显示出这一点。《彭公案》由于是在民间传说和评书基础上整理而成的，所以保留了说书语言的特点，接近生活，一读就懂，生动形象。

黄犬替主鸣冤

彭公刚审理完因奸杀人的案子，准备退堂，忽然一只黄狗连窜带跳，跑上堂来，嘴里叼着一只靴子。两班人役往外赶它，那狗两只眼都红了，像要咬人的样子。彭公说：“不准打它。黄狗，你要有冤枉之事，就大叫三声，不须多叫，也不许少叫。”那狗把四腿一趴，仿佛跪的姿势，放下口中青布靴子，两眼望着彭公，汪汪地大叫了三声。彭公吩咐杜雄说：“你跟着那条狗去，或许那狗把哪个人咬住，你就把他锁来见我。”杜雄答应，说：“黄狗，跟我走。”那只黄狗站起来，摆了摆尾巴，又闻了闻杜雄，跟着他出衙门去了。

第二天，彭公早饭之后升堂。杜雄带着黄狗上来，说：“下役奉老爷之命，跟随黄狗到了城北，瞧见有一块高粱地，约有五六十亩，当中有一座新坟。那黄狗用爪刨了半天，也没刨出什么来。天黑了，那黄狗仍汪汪地叫，下役把它带回家，喂了吃的。今天特来回禀老爷。”彭公说：“你去城北，问那一地段是哪一村落的？把那村的地方传来。”杜雄领命下去，不多时，打听得知是张家庄村的地段，将该村的地方蔡茂传来了。蔡茂跪在堂下，彭公问他：“那城北高粱地中有一座新坟，是谁埋的？地主是谁？”蔡茂说：“地主姓张名应登，是本县的一个秀才。他父亲张殿甲，是一个翰林公，早已亡故。那新坟埋的是他奴才的妻子。”彭公说：“是什么时间埋的？”蔡茂说：“是四月里埋的。”彭公说：“里面埋的这个妇人，是害什么病死的？”蔡茂有些迟疑，彭公说：“还不快些实说！”蔡茂说：“老爷，这事是前任刘老爷审理

过的。只因张应登的家人武喜之妻，夜间被人害死，不见人头，刘老爷把张应登锁押起来，后来有他家的老家人张得力来献人头，才具结完案。”

彭公吩咐：“马清、杜明，去到张家庄把张应登与张得力、武喜带来听审。”二役领命下去，时间不久，把那一千人犯带到堂前回话。彭公说：“先带张应登上来。”两旁人役说：“带张应登！”只见一人身穿蓝宁绸双团龙的单袍，腰系罗带，粉底官靴，头戴官帽，白净的面皮，四方脸，双眉带秀，二目传神，准头端正，唇若涂朱，秀士打扮，躬身施礼，口称：“老父台，生员有礼了。不知老父台传我有何事故？”彭公说：“你家奴才武喜之妻，被何人杀死？从实说来！”张应登连忙跪倒，说：“老父台，生员罪该万死！今年正月元宵节，晚生拜客回来，见路旁站着一个少年女子，生得粉面桃腮，令人可爱。我一见神魂飘荡，细看却是我的家人武喜之妻甄氏。回到家中，我打发武喜进城办事。午后，我带着五封银子，到武喜家来，手敲门环。甄氏出来开门，她认得晚生，说：‘主人来了，里面坐吧！’她这样恭恭敬敬倒把晚生恭敬住了。”彭公说：“好，你就该回去才是。”张应登说：“晚生被色所迷，当时跪倒在地说：‘娘子，我自那日瞧见你，茶不思饭不想，难以忘怀，今天你男人不在家中，特来看你，望求美人怜念，赐我片刻之欢。’那甄氏面带笑颜，把晚生搀起来说：‘主人乃金玉之体，奴婢是下贱之人，不敢仰视高攀，求主人起来，我有话说。’我以为她是与我要银子，我把那五封银子掏出来，放在桌上说：‘美人，我这里有点敬意，给你买衣服穿的。’那甄氏一眼都不看，还是和颜悦色地说：‘主人今夜再来，奴婢等候大爷，青天白日，被人看见，恐有不雅。’我一想也对，就回去了。在书房，我无意翻看到先人的遗文，其中有‘修身如执玉，积德胜遗金’的话，追求功名的人，不可做无德之事，我越思越想，越觉得自己鬼迷心窍，做了错事，想明天去